

我的宗教觀

● 蔣宋美齡原著；趙淑德、宇凡（戴醒凡）提供

愛好實際不喜玄虛

按天性，我不是宗教家，至少不是一般人所謂的宗教家。我的個性不喜歡玄虛，而愛好實際，我很重視世間事物，有時或許重視得有些過度了。所謂世間事物，並非僅指物質方面而言。我愛好一個美麗的瓷瓶，比較高價的珍寶為甚。就我和我丈夫旅行的經驗說，經過一個擁擠污濁的內地城市，我心中煩擾不安之至，而飛機在雲霧迷漫中，冒險前進的時候倒不覺得什麼。個人的安全，我是從不放在心上的。但我時時關懷著我所手創的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，如何把學生們訓練成良好的公民，使他們將來對社會對國家都有寶貴的貢獻；而如何改良同胞的生活，也是我所最關切的問題。

我而且多少帶些懷疑心的。我常常想，所謂忠誠、信仰、不朽等等，不免有些近乎理想的。世上所看得見的東西，我才相信，否則我就不相信。別人承認的事情，我未必因而也加以承認。換句話說：適合我父親的宗教，不一定能引動我。那祇適口舌，宛如糖衣藥丸的宗教，我並不信仰的。我知道我母親的生活，與上帝非常接近。我認識我母親的偉大。我在幼年時，對於母親強迫我的宗教訓練，多少有些不肯受命，但我相信這種訓練，給我的影響很大。那時的家庭祈禱，往往使我厭倦，我就借著口渴為推托，偷偷地溜到外面去，這常常使母親煩惱。那時我也像我的兄弟姊妹一樣，必須常常上教堂去，而冗長的說教，使我覺得非常憎厭，可是今天想起來，這種常上教堂的習慣，養成了我作事的恒心，這真是深可感謝的訓練。

虔誠祈禱耐心等待

母親的個性，處處表示出她的嚴厲剛強，而絕對不是優柔善感的。母親那時虔誠的祈禱，是我幼年生活中最深刻的印象，

她常常自閉於三樓的一間屋子裏，舉行祈禱，祈禱的時間很長，有時天沒有亮就開始了。我們有什麼難題要求解決，母親一定對我們道：「讓我去叩問上帝。」我們不能催促她立刻回答，因為叩詢上帝，不是五分鐘可得到效果的事情，一定要耐心等待上帝的啟示。但奇怪的是，凡母親祈禱上帝以求決定的任何事情，結果都是良好的。

所以母親謝世之後，我常常自己想，我的精神生活將漸漸成長了。說得更直截一些，我覺得上帝的所以召我母親，為了要使她的兒女得以自立。當我母親在世的時候，我常常以為我所應做或不應做的事情，母親會替我禱告上帝，叩詢上帝的。她雖堅持著我們必須自己祈禱，她不能做我們的居間人，然而我確信她有無數長時間的禱告，是專替我們舉行的，或許因為有這樣一個母親在我心中和宗教發生了聯繫，就使我怎樣也沒有法子把它捨棄了。

在我結束這個祈禱問題以前，我想告訴你們從母親那裏得到的一次教訓。那時她已臥病在床，距離她去世的日子沒有多久了。那時日本開始掠奪我國的東三省。這件事的詳細情形，我們對母親是保守著秘密的，有一天我恰好同她談到日本威迫我們的急切，當時我奮激不能自制，突然高聲喊了出來：「母親，你的祈禱很有力量，為什麼不祈求上帝，用地震或類此的災禍懲罰日本呢？」她把臉轉了過去好一回，接著用嚴肅的目光，看著我：「當你祈禱，或求我替你祈禱的時候，切不要拿這種要求侮辱上帝，我們凡人尚且不應當有此存心，何況祈求上帝呢？」

我所受的影響很深，我知道日本國民因政府對華行動的謬妄而受到苦痛的很多，所以現在也能替日本國民祈禱了。

過去七年之中，不如意事十常八九，我因此感到悲觀。國家則內憂外患，交迫而來，最富饒的東北四省，給敵人奪了去，人民則飽受水旱災荒，原應團結一致的軍政領袖，卻又常常發生糾紛。在私人方面呢，神聖的慈親又去世長逝，這種種痛心的遭際，使我看到了我生的缺憾，以及人事的艱難。我們為國家努力，宛如杯水車薪，無濟大事，我覺得人生在歷史的洪流中渺小得不啻滄海一粟。有時我自己對自己道：「國家果真強盛果真統一了，我們又怎樣呢？天下事真沒有一個止境的嗎？盛極必衰，一個國家到了繁榮的極端，一定就要下降！」（這些話我從來沒有對丈夫說過。）

宗教信仰三個階段

回憶我若干年來的結婚生活，我與宗教發生關係，可分三個階段：第一個階段，我極度的熱心與愛國，也就是渴欲替國家做些事情。我的機會很好，我與丈夫合作，就不難對國家有所貢獻了。我雖有這樣的抱負，但祇賴自我，我實在還缺少一種精神上的定力。接著是第二階段。我在上面已說過的種種憂患，使我失望悲觀，頹喪消極了起來。到慈親去世，真覺得眼前一團漆黑。北方有強敵的鐵蹄，南方有政治的裂痕，西北旱荒，長江水災，而最親愛的母親，又給上帝呼召了去。除了空虛，我還

有些什麼呢？

我母親的宗教精神，給了蔣委員長很大的影響，我於是想到，我在精神方面，不能鼓勵我的丈夫，實在覺得萬分遺憾。委員長的太夫人是熱心的佛教徒，他的信仰基督教，完全由於我母的勸導。為了要使我們的婚約得她許可，委員長允許研究基督教義，並且誦習聖經。後來我發現他謹守前約，我母親去世後，也絲毫不變初衷，但教義中，他起初很有一些不能瞭解的地方，讀時很覺沉悶。他每天誦習舊約，苦思冥想，自多困難，所以我在日常談話中，實有把難解之處，委婉示意的必要。

於是我方始明瞭，我祇要就丈夫的需要，儘力幫助他，就是為國家盡了最大的責任。我就把我所知的精神園地，引導丈夫進去。同時我因生活紛亂，陷於悲愁的深淵，也想找一自拔的途徑，於是不知不覺地又重回到了母親所信仰的上帝那裏。我知道宇宙間有一種力量，它的偉大，決不是人們所企及的，那就是上帝的力量，母親鼓勵委員長精神生活的任務，既由我擔負了起來，我也日漸和上帝接近了。

上帝指引不會錯誤

由此而入第三階段。我所願做的一切，都出於上帝的意思，而不是自己的。人生實很簡單，是我們把它弄得如此紛亂而複雜。中國舊式繪畫，每幅祇有一個主要題材，譬如花卉畫軸，其中祇有一朵花是主體，其餘不過襯托輔助而已。複雜的人生也是如此。那末人生的那朵花是什麼呢？就我現在所覺悟的，那是上帝的意志。但需要絕對的虔誠與忠信，方有明白上帝意志的可能。如今政治生活中充滿著虛偽、策略和外交手腕，可是我深信這些並不是政治家的最有力武器，他們最有力的武器，祇有忠誠和正直。從前沙羅門祈求上帝的時候，他並不要上帝賜給他財富、名譽和權力，他所要的是智慧——是救國的智慧，這正足以看出沙羅門的偉大。人們必須有決心，有智慧，再加上努力，那末什麼事都能完成，祇要好或祇是好是不相干的。我從前這樣那樣的，祈求上帝的事情很多，現在祇求知道上帝的意志而已。上帝往往在我的祈禱中賜以啟示。祈禱不是「自我催眠」，它的意義比了「參禪」也大得多。佛教的僧侶，每作日常的靜坐深思，然而參禪所得的力量，仍舊限於自己的力量，祈禱時就有比自己更大的力量來幫助我們。我們耐心靜待上帝的指引，而上帝的指引，永遠不會錯誤的。

望梅止渴領悟參禪

從前在三國時候，曹操有一天領兵遠行，士兵們走得非常倦怠，而且口渴得很，曹操對他們道：「我從馬上望過去，看見前面有座茂林，結著纍纍的梅子！」於是士兵們的嘴裏，都充滿了唾涎，立刻增加了新的力量，新的勇氣。可是這能持久嗎？

梅林到底沒有看見，士卒的困倦飢渴，也就較前更厲害了。這在我看來，與參禪沒有什麼兩樣。祇能使精神一時興奮，在沒有別的法子的時候，或許也有些幫助。可是我不這樣做，我遇到精神上飢渴的時候，決不望梅自足，一定要探索生命的泉源。

聖經有兩句話，給我的印象比什麼都深刻。一句是：「願主的意志實行。」還有一句是：「汝須盡心盡力盡意愛主——汝之上帝。」我們必須心意並用。存心雖好，而意無主宰的人，仍會墮入地獄。世間最可厭憎的，莫過於有意義而沒有判斷的人。祈禱是嚮導人生的明燈。上帝能啟發我們，指導我們。我的所以惶惑，因為智慧有限。我們苟懷疑自己的決斷，那末必須尋覓嚮導，得到嚮導之後，我們就可前進了，上帝決不會把我們引入歧途的。

上帝的智慧是無限度的，和我們有限度的比較起來，我可以用一個譬喻來說明：我們在山中旅行，只見前面峰巒重疊，一山復一山，莫知其始，莫知其終，但倘有高升天空的機會，那末一切都清清楚楚，可以看明真相了。這或許就是上帝的智慧與我們的智慧的分別。當我向上帝祈禱的時候，他就把我高高的提升到空中，那裏就一切釐然，盡在眼底了。

這個譬喻，我不相信沒有祈禱經驗的人們，能夠瞭解。對一向沒有得到上帝指引經驗的人作這種解釋，有如使耳聾的人，欣賞蕭邦名曲。物理專家或聲學專家是不是能用音波使耳聾的人，領略它的意味，我雖知道，我可是沒有這種能力。

但我所要說明的是，無論有沒有受過上帝引導的經驗，這種引導是確乎存在的。如有無線電的關鍵，不論開著關著，音樂總是存在於空中的。我們學會了開啟的方法，我們就明白了。怎樣學會這種方法呢？祇有時時和上帝作精神的交感，從前使徒勞倫斯所謂「習於上帝的降臨。」和上帝沒有深交的人，絕沒有感覺上帝降臨的希望。

信仰上帝力量無限

總之，在我看來，宗教是很簡單的事情。其意義就是盡我心、我力、我意，以實行上帝的意志。我覺得上帝給我一份為國家出力的工作。在這江西，幾千里肥沃的農田，如今完全荒廢，無數的人民，流離失所，無家可歸。過去五年來中國有若干省分，都遭到了無窮的匪患。匪徒們公言破壞法律與秩序，使政府不能不用兵討伐，然而武力收復匪區之後，還不能說功德已經圓滿，必須繼之以農村復興，幫助農民們重歸故土，並且還得改良他們的生活狀況。這可不是輕易的工作呢。中國目下所有的問題，都是十分艱巨，誠為從來所未有的。但是我如今絲毫不再沮喪，不再消極了。我信仰的上帝，他有無限力量可以幫助我們，他的恩惠，簡直會超出我們的希望和祈求。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，正隨同丈夫在匪區深處，隨時有發生危險的可能，可是我一點不怕。我確信在我們工作沒有完成以前，絕不會有意外降臨到丈夫和我的身上來。將來工作完成，縱有意外，還有什麼關係呢？（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二月載美國論壇雜誌）（小標題為編者所加）